

上海佛教碑刻資料集

下

潘明权 柴志光 編

佛



上海出版资金项目

Shanghai Publishing Funds

上海佛教道教资料丛书 1

復旦大

● 潘明权 柴志光 编

上海佛教碑刻資料集 下



上海出版资金项目
Shanghai Publishing Funds

上海佛教道教资料丛书 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海佛教碑刻资料集/潘明权,柴志光编. —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2014. 10
ISBN 978-7-309-10228-4

I. 上… II. ①潘…②柴… III. 佛教-碑刻-汇编-上海市 IV. ①K877.42②B9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301076 号

上海佛教碑刻资料集

潘明权 柴志光 编

责任编辑/张旭辉

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:200433

网址:fupnet@fudanpress.com 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

门市零售:86-21-65642857 团体订购:86-21-65118853

外埠邮购:86-21-65109143

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21.875 字数 558 千

2014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9-10228-4/K · 461

定价: 8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于塔庵记碑

(李登瀛撰 清康熙间·1662—1722年)

今海内塔寺之建兴者多矣。塔不皆得舍利，而法存则塔存，塔即不存，而塔之名常存，其功德亦存也。我松东南扼春申浦，迤逦三十馀里。相传有于塔，为唐于氏所建。至宋元丰四年(1081)，设庙以界地。久则庙存而塔废，时代绵邈，志乘阙略，故不甚显。今重璧上人，以宏愿巨力，恢拓庙宇，复勒诸贞珉，传示不朽，岂非法门龙象哉？上人名心恒，系出旌德，十龄失恃，随父云间为苾芻。盖达微隐公之法嗣，而自明觉公之法孙也。国初有元舟禅师，自滇中鸡足山来，戒行高洁，里人敬奉之。自公从受衣钵，禅师示化，自公结趺于兹。隐公、重公，以次随侍焉。庙隘而敝，器用不具。重公次第鼎新，色相庄严，缔构完整。复置田以贍香积。盖师弟继承逾三十年，而称东南精舍焉。易庙为庵，从本法也，仍系于塔，志不忘也。夫唐宋迄今，一袈裟地几湮为劫灰，而重公能辛苦拮据，宏师绪，存胜果。岂非百灵输工、四天扶力者耶？由其生平重研参证，先具足于邓尉吼崖宗师，而又历九华、天台、径山、普陀、栖霞诸古衲，所栖靡弗谒叩，洞参宗旨，宜乎慧性明而誓愿成也。事既竣，乞余书诸石。余嘉其志，故书而铭之。至于建塔之岁，于氏之名，郡志弗传，俱不得而考矣。铭曰：

鸡足灵秀，笃生名衲。飞锡来吴，宗风朗彻。上座者谁，觉公自明。始栖香界，了悟无生。隐公重公，薪传灯续。恢扩宝林，庄严金粟。相传濒海，巍然支提。雀离云邈，阿育无稽。于以塔存，塔由庙

显。易庙为庵，正觉是阐。盘郁曼陀，氤氲妙香。镌此贞石，地永天长。

按：于塔庵在奉贤县胡家桥北，相传有于塔，为唐代于氏所建。宋元丰四年(1081)于塔旁建庙。清康熙年间(1662—1722)僧重璧重修。该碑记文由进士李登瀛撰。碑文录自乾隆《奉贤县志》。

重修普照寺记碑

(王顼龄撰 清雍正三年·1725年)

郡城谷阳门内，有古刹曰普照寺，其遗址乃二陆故宅，唐时已为浮屠宫，赐额曰大明。宋祥符间，又敕赐为普照。自元明至国朝，规模宏敞，历年滋久，殿宇倾圮，而丈六金身亦几踣寒烟衰草中。余官京师数载，其坍毁倾颓大约更甚。适闻上海嫠妇□氏，独倡善缘，呈请捐橐鼎新，誓复旧制。郡人悉嘉其愿力之宏，又窃虑其工之钜，费之繁，事之不易成也。乃氏则志坚行苦，百折不回。囊金既尽，继之以典簪珥、鬻田庄。运甓担砖，身亲庸作。曾不数月，而榱桷翼如，金碧焕如，壮丽辉煌，巍然名刹。氏茕茕一嫠妇，年六十且无子，非求后福者，而倒箧倾囊，而底于成勿已，非其夙具善根，焉能成是举也？管子云：匹夫有善，可得而旌。况起久废之大功，而出自一区妇哉？王顼龄撰，雍正三年(1725)四月立石。

按：普照寺在松江府华亭县城内，建于唐乾光年间碑记由王顼龄撰于清雍正三年(1725)四月。碑文录自《嘉庆松江府志·卷七十五·寺观》。

重建云翔寺弥陀碑记

(杨志达撰 清雍正六年·1728年)

前临荷池，竹木□带。壁间旧有擘窠大字数行，为长衡先生笔。寺之胜景，无逾于此。

按：杨志达撰于清雍正六年(1728)，录自2009年《云翔寺志》据清光绪《嘉定县志》所载。

重建云翔寺弥陀碑记
清雍正六年立

义井、仁园合记碑

(杨元诏撰 清雍正七年·1729年)

维康熙戊戌(1718),镇宪魏公巡行第三条竖河,劝谕创立义塾,溥惠居人,祇以地窄难驻,惆怅者久之。因国东有庙址,介在荒村,尽堪容膝,曷以济通衢来往之繁。居人曰:“庙之近海而就倾者,西有明德庙,南有三官堂,今可鸠工改建,旧事重新。”于是寻故址之南,遂合三庙为一,颜之曰“博济庵”,恰当周道之冲,而辙迹所经,至达旦未尝少息,则行人风雨思歇,疲渴思饮,暮夜思灯,非井亭其曷赖?今上甲辰岁(1724),邑中如施君闡文,累传积德,余同宋子天球往而谋之,慨然许诺,率先捐赀二十金,尤嘉诸善士,怂恿醵金,即于庵之东南创造义井。余又虞修葺无资,难垂久远,谋之明经黄君廷仪、诸生黄君遇六,里人沈子辉暨余节媳施氏等,各捐基地为后日修葺之费。先是康熙庚子五十九年(1720)八月潮灾,淹没棺柩,漂零甚至,白骨载途,青磷遍野,愁惨之状不忍睹。大理寺左评沈君能夏,于庙旁捐肥壤五百步,筑为义冢,收掩棺骸无算,人感谓余之辛勤,住持松隐之奔走,其功不可量。余谓托诸空言,不敢妄谓己力,非诸君子诚心乐助,解发囊金,奚能遽底于有成?余故标于庵之旁曰:“西北创仁园,泽及桔骨,东南辟义井,恩被生民,敢为诸生、君子颂。”时年八十二岁。

按:此一碑收录入崇明《杨氏家乘》,题为《先高伯祖植久公义井、仁园合记》,雍正七年(1729)杨元诏倡建义井、仁园,原址在崇明县第三条竖河(现新河镇井亭村)。碑文由崇明县史志办提供。

重修白塔记碑

(卢耀先撰 清雍正八年·1730年)

白塔不知其何自也。乡人之言，宋韩蕲王尝屯兵于塔之南二里许，设营厂防海，故地以名，塔则不知其所自，或云建自明季，或云自国初立。然邑乘莫载，皆无所考。塔之制，高不满三丈，然形体悉备，轮廓外具，□鸽森然。中设大士神象，展礼朝拜。崇奉乡里，历年有年所。自建以来，修葺者屡矣，风雨所蚀，黝垩顿除，层詹渐损，兹得李公惠臣夫人钱氏，捐机杼之馀，仍其旧而新之，记日工竣，焕然复昭，盖自是而奉如里邑光者，又可相继矣。噫！韩蕲王功烈赫然，而旗碣无存，断碑莫顾，其设营置厂之所，悉变蔓草荒烟之地，而仅以名其里焉。古塔形小制隘，而岿然独存。如鲁灵光之相垂于不朽，后之人踵而修之，其亦不以永峙也与，因为之记。

按：白塔在桃浦绿杨桥附近。该碑记为清广福卢耀先撰并书，清雍正八年(1730)立碑。该塔砖砌，高约四米。第二层有一窗翕，内有砖刻观音像和两块碑记，另一碑记为清嘉庆二年(1797)玉峰王天球撰并书的《重修厂头白塔记》。现两碑均未见。碑文录自上海科普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的《桃浦乡志》。

素农庵记碑

(黄之隽撰 清雍乾间)

韩子言：“古之民四，今之民六。”盖事有大小，道有同异。是故士学稼，儒入墨，孔孟讥之。然而穷达繇乎变通，因乎时，寄口于农，以乐其诗书；交游于释，以守其田庐，则君子亦未尝厚非焉。南汇石笋里之南，故处士姚树棠居之，以儒为业，教授里中，敦孝友，修身砥行，自食其力。晚无子，蓄馆所入，买田数亩筑室，所居之旁，若浮屠氏所谓精舍者，榜曰素农庵，耕读其中以老。邑宰陈君书联及匾为赠。然则斯庵也，其即儒者之亩宫环堵乎？《甫田》之诗曰：“或耘或耔。”又曰：“丞我髦士。”厥兼而有之者，带经而锄，持竿而诵，寥然庞郑之清风，而可譬其学稼哉。迨其没也，以至于今，岁月深矣，庵渐荒圮，几何而不墟其及门。杨维忠捐赀葺修，以完以固，延释驻锡焉。十笏可栖，一犁可耕，以保永久。学博徐君既为文勒石，又以予婿卫太学浩书来求记。慨夫俗之漓也，孰师死而克损己财，俾不废坠其堂构者。人见佛灯幡刹之色，焕而新；闻梵呗钟鱼之声，穆而深；食香积伊蒲之味，甘而芬，谓开士感召，檀越响应。岂知处士读书授业，能造就其生徒，故不忍忘渊脉以成斯美也。《梓材》曰：“既勤垣墉，惟其涂塾茨。”言能继也。作室者而有知，魂魄不犹恋此乎？予观其创后，因师弟间而皆合于儒者之道，未可与援儒入墨同日语矣，故不辞衰倦而记之，夫亦有取乎耳。

按：素农庵在南江县新场镇，处士姚树棠建，碑记为奉贤进士黄之隽所撰。碑文录自《光绪南江县志·卷十九》。

净土庵记碑

(黄建中撰 清乾隆三年·1738年)

净土庵在长泾之阳。左瞰清流，右临旷野，前后茂林修竹，荫翳映带，沙门宏宣，结以焚修之所也。南去城六里，北去娄塘四里，虽村落相望，而尘嚣之气不杂，是诚修身养性之善地。名曰净土、固当。予于乾隆丁巳(1737)夏，来理嘉邑，理繁治剧，无暇他务。越明年，戊午春，邑中绅士来告予曰：“法华宝塔矗立县治巽方，系一邑之文峰，人文由此而盛。年远驳蚀，盍亟修焉。”予曰：“唯唯。特综事者虽其人，奈何？”僉曰：“净土庵僧宏宣者，诚邑之善知识也，今年届七十，发愿键关募修。”遂延至塔，即出其畊余钱五万捐之为倡。于是，闻风施财者雨集，趋事者云臻，盖百日而工竣焉。所谓诚无不格，如响斯应者矣。予嘉其功行，赐以额曰“名与塔永”，送之归庵。因慨世之所称善知识者，趋势利，念人我，背道德，违仁义，问其名则俨然知识之称，考其实则有出于庸俗之所羞为者。亦何以继往开来，洪扬佛法，令世之贤人君子无所议其后乎？即或世为所蒙蔽，而清夜思之，宁不内愧于心耶？若宏宣者，未易数数觏也。自幼雍度入空门，长游名山，得华顶震禅师之心印。由是道日益明，德日益进，远迩缁白无不赞叹，谓堪为世模范。邓尉圣恩方丈以法脉相推，屡请主持讲席不就，甘自隐居终老。雍正癸丑(1733)，携其徒孙道持适至长泾，乐其风土，市民田若干亩，结庵若干楹，奉释迦文佛、观音大士、大势菩萨，朝夕顶礼。不募缘，不赴应，躬自力畊以供薪水，有余辄取作诸善事。平时闭户不出，曾手书《华严经》八十一卷，

又硃书《法华经》六万余言。其遇暇日，辄取儒书与《禅林宝训》互相阐发，以训其后嗣。是又释教而兼通儒教者也。栖间守寂，萧然物外，其视世之所称善知识者，奚啻霄壤。故知自今以往，庵以人传，地以庵传，净土将与圣恩、金沙并传不朽，又何俟予言之琐琐哉！予因修缮而悉其平生，且知庵之始末，聊叙其事以为之记。时乾隆三年（1738）岁次戊午秋七月上澣吉旦，文林郎、署江南太仓州嘉定县事、咸宁黄建中撰，葑邱居士徐应鹏篆额，后学比丘真静书丹，徒孙本正同徒曾孙空界立石。

按：本碑文录自民国《嘉定县续志·金石志》，清乾隆三年（1738）署嘉定知县黄建中撰，徐应鹏篆额，僧真静书丹，本正立石。

集庆讲寺记碑

(陈典撰 清乾隆六年·1741年)

元至正四年(1344)，僧妙智梦见佛光，则建斯寺。明洪武间，修于僧觉轩。万历中里人张小泉重葺。国朝初，殿宇圮颓。康熙四十八年(1709)，住持古潭，戒行精严，爰发誓愿，持贤忍心，虔诵《华严》尊经以劝募，遂有檀越袁寿之捐田六亩，以襄胜举。奈工费浩繁，二十年赍志以没，幸其徒慧本克承师志，迨雍正十二年(1734)，克复鼎新。古潭恒虑常住未足以供佛饭僧，复铢积诵经之资，置田若干，其计至深且远，爰足慧本成古潭之志，又欲后之思其艰而无忘其泽也，踵门请记于余。案功令僧家田亩仅耕种，不许售人，则异日或有野狐禪扰害，宰官得以责惩屏斥。大凡物之盛衰兴废，有数而理寓其中，以古潭之苦行清修而后山门巍焕，则贤嗣绵延必能深念而无废前功也哉。故余乐为之书以勒诸石云。

时乾隆六年(1741)六月日。邑人张明府陈典撰。

按：集庆寺石嘉定徽江门外三里，寺建于元代，碑立于清乾隆六年(1741)。碑文录自清嘉庆《石冈广福合志·卷四》。

万寿塔院记碑

(汪德馨撰 清乾隆八年·1743年)

从来天宠绥者锡纯嘏，民豫附者集鸿禧。故华封人之祝帝尧也，愿圣人多寿而邠民跻堂，献觥亦云“万寿无疆”。盖沐膏浴泽，为饮食寤寐所不忘，而又非语言文字所能击，遂不觉积爱戴为导扬，以导扬为媚，兹矢口而陈之，遇物而志之云尔。此意于今，乃复见之。惟松郡之属邑七，峙于西而横大泖者曰青浦，地势平衍，无崇山峻岭之势。其士大夫与里之父老子弟输金钱，仿浮图象教，岿然建瓴级于南门之外，丹黄璀璨，上耸层霄，工竣而奉以嘉名，谓之万寿。盖以圣朝德化之涵濡既深且久，恭逢皇上嗣统，寿域初开，而是役实。于是乎经始，用是邑之人望云稽首，感百年休养保聚之泽，放万岁歌呼颂祷之声，而藉是以仰报国恩。非徒辉耀文明，如雁塔故事，为后髦题名之地而已。初，余来视郡事，莅松者阅数载，青虽瘠而易治。余奉简命旬宣巡历郡邑，道经横谷，而邑人以讫工来告，请数言以勒诸石。余既喜此邦之土俗淳朴，犹有古先民忠爱之遗风。而圣天子光被海隅，登万姓而赐之仁寿，罔有遐迩，尤足永垂奕禊，则宣德达情，讵非驱马周咨之职与？乃援笔而为之记，且系以颂曰：望龙浦兮屹立巍然，耀丹碧兮城南之巅。孤高插天兮崇级飞檐，经之营之兮既合其尖。敌九峰而瞰三泖兮撰翠浮烟，登眺四境兮佳气郁芊。农歌于野兮士庆茹连，用祝圣人兮于斯万年。

按：万寿塔院在青浦南门外，清乾隆八年(1743)建。汪德馨撰碑记。碑记录自清《青浦县志·卷二十九·寺观》。

万寿塔院记碑

(周隆谦撰 清乾隆八年·1743年)

青浦之为邑也，吴淞环其西北泖列于东南，幅员：不甚广而民居稠密，比户可封，时际升平。群黎之隶此籍者农眼先畴，士食旧德。自高曾迨孙子嬉游于仁寿之域，百年如一日，猗欤休哉！屡沐圣主蠲租赐复之恩、减赋轻徭之泽，绅耆士庶靡不感激欢呼。欲摅草野区区塔之称之仁而无，自此南郊万寿塔之所为建也，祝纯嘏于万年。泽国恩波浩荡于鹤浦龙江之内，有不与塔而俱久乎？青浦素称易治，文章礼乐彬郁可观。自建塔以来，人文尤蔚起，乡会二试登贤书而擢礼闺者，踵相接也。形家言邑之巽方位置宜高峰标文笔佳谶斯符，则是举也。所以答皇恩即以作士气，其裨益于地方者诚非浅鲜矣。又于塔之右偏杰阁崇檐，颜其堂曰正谊。招邑之子弟肄业其中，资以膏火，延师以训迪之，书灯佛火，诵读之声与梵呗之音相酬答。由是观之，此塔之建非以之崇释教，亦非专以覩科名，直欲价闔邑之人积功累行，以仰副圣天子乐育人材之至意，不尤务其本而探其源哉。工既讫，问记于谦，窃幸承乏是邑，导扬圣化，宣达舆情，不敢以不文辞，至总理诸公，名勒诸别石，兹不复书。

按：万寿塔院在青浦城南门外，建于清乾隆八年（1743）。周隆谦撰记文。碑记录自《青浦县志·卷二十九·寺观》。

重修超果寺大殿记碑

(黃之雋撰 清乾隆八年·1743年)

超果寺自唐至今，垂九百年，郡志纂详，然尚有阙疑。志载寺基本泽河，有异僧月憩其上，使群儿以瓦砾投已，不中，尽入河，遂满，因覆土结庵，后为巨刹，则在藏奂创寺之先，未详异僧何代人也。寺建于唐咸通十五年(874)，咸通止十四年。方外传奂以咸通七年卒，则未详寺实咸通何年建也。寺始名长寿，宋英宗改今额。东为天台教院，以院与寺分，未详何年合也，理宗书额曰：超果灵应观音教寺，今曰超果天台讲寺，未详何年易也。志载元时寺有塔，未详何年废也。宋景定五年(1264)，寺灾，元至正十六年(1356)再毁，中间九十三年，未详重建何时，兴修何人也。寺之大殿，俗称鸳鸯殿，以形制两殿合一而名，殿之不修久矣。乾隆八年(1743)，隐锡庵僧明智过而心动，倡诸善信，或解囊，或募赀，或给匠劳与费偕，肇工闰四月之望，迄十月望，而圆通大殿告成；十二月朔，两花殿也一新。夫造化乘除，天地理数之自然，无而之有者，造也；有而之无者，化也。岿然斯殿，一寺之观看系焉。因其有而有之，如创如造，沙门、撞施以其财力为功德，善矣。琢石镂辞，昭示将来，寺之胜，次第兴复，咸自此始也。

按：超果寺在松江府西三里。唐咸通十五年(874)僧心鉴建。该碑记由黃之雋撰于清乾隆八年(1743)。碑文录自嘉庆《松江府志》。

重修崇明兴教寺记碑

(王衡撰 清乾隆十二年·1747年)

余闻海上有兴教寺云，创于唐之兴元，旧址故滨海，梵宇时圮。明万历改元之一年(1573)，僧大方卜迁今地。一切垩者、墁者、黄金相者，第创有大凡。无何，复中波臣之惨，则瓦砾在前。比丘法庸出钵中莲花，合浮图尖营之，久乃就绪。四周若城，前为门者，一额其上者，太史严公讷书也。中树飨殿，七宝庄严，稍进丙舍禅房，连络左右，除中穹碑、杉柏森列，剔苔藓读之，多名人迹。寺遂当崇之第一点。顾寺之修，仍其旧而葺者十六，新者十四，越岁六七而始克焕然。比丘拮据之力当兴，昙氏之灵不朽，因为记。

按：兴教寺位于崇明。旧在张成港北，相传唐终南僧妙巩梦神告曰：东海起沙，邻逼吴楚，宜建道场。因与徒数人远来，不逾年，寺成。宋宝庆中，僧皎如见寺逼海，迁寺至平等村。明永乐中，寺迁道安乡。明万历中，寺迁南沙。后迁建新河镇西，有诗僧精舍，颇幽胜，知县能开元题额。清乾隆十二年(1747)重修，王衡为此作碑记。该碑略记录自民国《崇明县志》。